

2014.02

〈偃師造人〉的原創性與科幻精神*

葉李華、呂柏勳

摘要

雖然一般公認科幻小說的正式歷史不超過二百年，並不代表古典文學中未曾出現富含科幻精神的文本。《列子·湯問》中有一篇原為申述義理的寓言故事〈偃師造人〉，經由近人重新挖掘古典材料，對於這篇根據古代科技進行推想而衍生的文學作品提出新的理解，只是至今未見深入分析的論述。本文先將〈偃師造人〉定位為短篇小說，嘗試從文學研究入手，討論其「因襲佛典」、「取材正史」、「獨見創獲」這三項創作概念，及其延伸的文化意涵。在科幻精神的視界下，我們發現〈偃師造人〉雖然襲用印度佛經故事內容，卻能在注入中醫理論和工匠傳統因素之後，展現科幻上的原創性與自身文化特色，是一篇符合現代科幻精神的短篇小說。

關鍵詞：列子、周穆王、偃師、科幻小說、機器人

* 感謝康婉玲和蔣祖茜在撰寫這篇論文期間所提供的協助。

Originality and Science-Fiction Essence of “Yan Shi and His Masterpiece”

Abstract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o be less than two hundred years, it is not to say there have never been texts rich with the essence of science fiction. For example, there is one parable “Yan Shi and His Masterpiece” (偃師造人) in *Liezi: the Questions of Tang* (列子·湯問) that delves into the question of morality but with recent reexamination new interpretations to this parable which derives its speculations from ancient technology are brought up, only there have been no in-depth analysis to date. In this paper we categorize “Yan Shi and His Masterpiece” as a short story and from the literary prospective we try to study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as well as its three main element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Sutra, the adoption of material from historiography and the original creation of the author. In the scope of science fiction, we discover that although “Yan Shi and His Masterpiece” adopts the contents of a Buddha story, yet with infus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artisanship, it displays science-fictional originality and distinguish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ence is a short story with the essence of modern science fiction.

Keywords : *Liezi*, King Mu of Zhou, Yan Shi, Science Fiction, Robot

一、 前言

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於 1818 年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被後世追認為第一部科幻小說。¹該書原本打算以詭譎怪奇的幻想風格製造恐怖效果，但因為科學怪人的製造方式跳脫以往鍊金術的神秘範疇，加入電力這個嶄新的科學要素，使得「科學」和「幻想」融於一體，迸發不同以往的獨特魅力。雖然在更早些的《沙人》(Der Sandmann)這本小說裡，²女機器人奧林匹亞(Olimpia)和「科學怪人」同樣是人造的仿生人，但後者並未透過科學性要素解釋仿生人的誕生。避開這層說明，奧林匹亞只能是由未知技術製造出的人偶，缺乏科技賦予在現實世界成真的可能性，科幻與奇幻便在此畫下一條界線。

廣義來說，幻想中的機器人歷史相當久遠，希臘神話中即出現由著名的工匠代達羅斯(Daedalus)所製造的巨形銅人泰洛士(Talos)，其職責是保衛克里特的海岸線，驅趕所有的入侵者。銅人的腳後跟有一個塞子，使生命液能保存體內。銅的身體構造就像是電腦的硬體，加上代表軟體的生命液，泰洛士本質上已是完整的機器人。然而，代達羅斯的身分雖是工匠，但泰洛士並非由古代科學技術所創造的仿生巨人，驅動他的生命液屬於神話的範疇，具有不可知的奧秘。由此可見，機器人故事的歷史發展並非全屬科幻的領域，古代常見的木人、銅人、人偶、傀儡，當可歸屬於今日機器人的想像之源。在種種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裡，古代機器人也鮮有科技知識的指導，反而多是神力施為下的產物，或是人類巧奪天工的工藝結晶。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延伸機器人故事的時間跨度，討論《列子·湯問》篇中一個傳統上被認定為寓言的故事——〈偃師造人〉。³

《列子》一書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由一段長時間的輯佚過程，先存其書目或部分殘稿，再經後世學者修改考訂甚至竄偽，從戰國到魏晉逐漸雜湊、輯錄而成，最晚以晉代張湛注《列子》的年代為下限。⁴雖然《列子》結合了魏晉思想，甚至佛經的內容，不全然是先秦列子學派的原始典籍，但書中對力與命的辯證，夢覺異境的歷程，唯貴放逸的追求，宇宙的起源和無限等主張，仍有其獨特

¹ Aldiss, Bliss. "On 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 Mary Shelley." In *Billion Year Spree: The Tru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Garden City, USA: Doubleday, 1973. 這篇文章是該書的第一章，在眾多將《科學怪人》定位為第一部科幻小說的論述中，該文是最具影響力的一篇。

² 德國作家霍夫曼(E.T.A. Hoffmann)發表於 1816 年。

³ 這篇故事出自《列子·湯問》第十三則，原文並無標題，為了行文方便，稱之為〈偃師造人〉。

⁴ 參考楊伯峻、蕭登福、嚴靈峯等學者對於《列子》一書年代與思想的考證。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蕭登福，《列子探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嚴靈峯，《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時報出版社，1983)。

之處。大體說來，現在所能看到的《列子》可能是張湛輯錄散佚篇章，加以校注戡定的版本。張湛序裡提到：「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⁵

《列子》被後人歸類於道家，但有些部分卻是直接抄自佛經或引述佛教思想，針對這點，季羨林、蕭登福等學者已有詳細論述。⁶如〈偃師造人〉被認為取材自西晉太康六年竺法護所譯的《生經》，季羨林說：「我們比較這兩個故事，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極細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兩者間密切的關係。」⁷而根據蕭登福考證，機關木人故事在東漢便已透過《道行般若經》從印度流傳到中國。⁸

傳統上《列子》的內容被定位在寓言的範疇，但相關的文學研究大都是藉寓言探討哲理，文學創作角度的論述並不多見。然而，仍已有部分學者將〈偃師造人〉視作科學幻想的文學作品，饒忠華率先提出該文是迄今所發現中國最早的科學幻想小說：「構思奇特，富有民族特色，它為進一步研究從古代神話到現代科幻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依據。」⁹譚家健的論文則認為《列子》有許多對於宇宙、科學、醫學的猜測及幻想，表現了文學上的創意與藝術。¹⁰孔慶東也歸納〈偃師造人〉在中國科幻的重要性，是根據陰陽五行對應原理進行仿生學的幻想，並具備科學性。¹¹

本文將以文學角度，重新審視〈偃師造人〉與現代科幻小說的同質性，及其如何在援引歷史和佛經故事之餘，尚能結合中國工匠的傳統，形塑自身的特色。

二、 初步定位：幻想小說

以文學研究的角度觀之，〈偃師造人〉可視為一篇結構完整、情節緊湊、具衝突性且夾敘夾議的短篇幻想小說，故事發生在周穆王西巡歸國途中：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⁵ 張湛注，《列子》（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版，據明世德堂本校刊，1970），序。

⁶ 關於季羨林、蕭登福兩人考證可參考季羨林，〈《列子》與佛典：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 75-86。蕭登福，〈列子與佛經〉，《列子探微》，頁 21-56。

⁷ 季羨林，〈《列子》與佛典：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頁 81。

⁸ 「有關機關木人之說，東漢支婁迦讖所譯之《道行般若經》也有類似的記載：《道行般若經》卷第八守行品第廿三：『譬如工匠黠師，剋作機關木人，若作雜畜木人，不能自起居，因對而搖，木人不作是念言：我當動搖屈伸低仰令觀者歡欣。何以故？木人本無念故。』《道行般若經》所載與生經相似，唯不若生經詳明，可見此事盛行於印度，亦可間接為季氏主張列子抄自《生經》作一佐證。」蕭登福，〈列子與佛經〉，《列子探微》，頁 26。

⁹ 饒忠華主編，《中國科幻小說大全》上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導言，頁 6。

¹⁰ 譚家健，〈《列子》的科學猜測與幻想〉，《中國國學》第 26 期（1998.11），頁 21-31。譚家健，〈《列子》的科學猜想〉，《遼寧大學學報》第 158 期（1999 年 4 期），頁 72-78。

¹¹ 范伯群、孔慶東主編，《大眾文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0），頁 233-234。

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¹²

故事一開始便帶來極大的懸疑感，西方神秘工匠展示令人嘆為觀止的神奇技術，帶有未知的浪漫。無法確知是人或非人所帶來的詭異、壓迫與恐懼感，正是對遠方異國陌生事物的一種浪漫想像。而周穆王親睹人偶的橋段，則與《沙人》的主人公納斯尼爾(Nathanael)首度窺見奧林匹亞的驚艷相似。擬真的機器人對今日科技而言是可預見的未來，但對古人來說，與人類毫無分別的人偶卻是不可思議的。等於是人的能力足以與天抗衡，凡人干涉了上帝造物的權力，而這已經超越工藝技術的範疇，恐怕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所以擬真人偶的出現，在人與非人之間的灰色地帶，勢必帶來不可預知的恐慌，令人立即產生或愛或憎等強烈情緒。因此當偃師的人偶開始對左右侍妾眉目傳情，穆王終於勃然大怒，偃師也因而惹來殺身之禍。

這個故事中，偃師只是作者特意虛構的角色，周穆王卻是於史可考的國君。《史記·周本紀》或魏晉時期出土的《穆天子傳》、《竹書紀年》都是本文作者能夠參考的材料，因此故事時空背景確實符合穆王西巡的歷史或傳說。¹³不過獻技一事則純屬文學家的想像，從未有人在西周文獻或考古資料中發現任何有關偃師、西域巧匠，或是人偶技術的記載。

《列子》大量運用歷史人物或刻意虛構的人名，如愚公、西極化人當作故事的角色，進而設幻並虛構對話、形象、事蹟，藉以表達自己所要闡述之義理，一目瞭然的「非真實性」因而成為《列子》寓言的重要成分。中國式的寓言與西方寓言差異頗大，西方寓言常用擬人化的動物代言寓託的故事，這種手法在中國式寓言並非主流。《列子》寓言的性質比較接近《莊子》的寫作手法，馬振方認為：「從先秦到魏晉，都是敘事崇實的時代。以自覺虛構之文為主體的寓意之書，只

¹² 張湛注，《列子》，卷五，頁 16-17。

¹³ 這位不知名作者或許還寫了《列子》的其他篇章，但現今已考據無門，無法藉由相互比對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

有《莊子》及《列子》。」¹⁴〈偃師造人〉的寫作手法亦不例外，構築超越人類當時技術的奇幻想像，用以表現人物、故事背景和故事情節上的虛實互映，是一篇寄託寓意的幻想小說。

三、 內容元素分析

以寓言文學的虛構本質作為指導原則，我們試將〈偃師造人〉的創作概念區分為三大部分：1.因襲佛典、2.取材正史、3.獨見創獲。

（一） 元素一：因襲佛典

〈偃師造人〉創造了一個超越當時工藝和科技所能想像的境界，但故事的題材卻並非原創，而是改寫自佛教《生經》的部分內容。《生經》中的〈佛說國王五人經〉是描述當時一位國王大船，他的國土廣大，物產豐饒，人民富足。這位國王有五個兒子，名智慧、工巧、端正、精進、福德，各有所長。五人都誇耀自己的長處，互不相讓。於是五位王子只好協議各自遠遊他國，較量孰為真正的第一。其中第二位王子有如下的經歷：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妓）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點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饋遺。國王聞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眨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眨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數）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疊。」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枝）一肩楯（楔），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可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食）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機關為木人，過踰於生者，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得賞若干寶，誰為最第一。」¹⁵

這位二王子所製造的機關木人能歌善舞，舉手投足都跟真人一模一樣。木人在國王及王后（夫人）面前表演出神入化，一度讓國王以為它是真正的伶人。後來因

¹⁴ 馬振方，〈《列子》寓意文體辨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5期（2009.9），頁90。

¹⁵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第三冊，生經卷第三，頁88。

爲木人斜著眼睛，色眯眯地對王后眨眼，國王怒而下令將它斬首。萬不得已之下，二王子只好拔掉它肩膀上的樺子，頓時木人一下子全部解體，零件散落一地。國王這才驚覺它只是一個機關木人，於是盛讚王子作工精巧，天下無雙。

〈偃師造人〉與〈佛說國王五人經〉的基本架構幾乎相同，只是二王子替換成偃師，而印度某國「喜諸技術」的國王改爲中國的周穆王。兩個故事都在敘述工匠在國王面前獻技，而兩個人偶同樣都能歌善舞，如同真人一般，用以強調工匠的高超技藝。故事的轉折亦皆來自人偶對女子的挑逗，〈佛說國王五人經〉直接描寫「便角眨眼，色視夫人」，〈偃師造人〉較爲含蓄一些，僅形容「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主角（二王子與偃師）原本是要表現人偶的眼神、表情和動作皆與真人並無差異，沒想到竟觸怒國王，引來了災禍。由此顯而易見〈偃師造人〉是以〈佛說國王五人經〉爲創作底本。

另一方面，兩者亦自有相異之處，例如偃師把人偶當作自己的創造物，王子則將機關木人當作自己的兒子，特別對人強調：「我子生若干年」，其中的差異非常耐人尋味。王子與木人是父子關係，甚至願意和木人一同赴死，而且當他將木人拆解後，「則拔一肩榘，機關解落，碎散在地」，怕是不能再恢復原狀了。相較之下，〈偃師造人〉則避去如此複雜的繫聯，使得偃師與人偶的關係變得較不明確，看不出偃師是否將其視作有生命的個體。而且「合會復如初見」，意味著可以隨意拆解重組。由此可見，偃師所造的人偶是「物」而不是「人」，這點和〈佛說國王五人經〉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可說作者是以較世俗、較保守且腳踏實地的態度，避免跨越人與物中間的那道鴻溝。¹⁶

（二） 元素二：取材正史

〈偃師造人〉故事時間訂在周穆王西遊返國之際。這位國君是西周第五代國君，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史記》記載周穆王五十歲即位，在位五十五年，自是不可盡信。¹⁷周穆王曾不聽祭公謀父勸告，率兵西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¹⁸《史記》對穆王這類對外用兵之舉相當不以爲然。《竹書紀年》同樣記載了穆王時代多次伐犬戎，對於經略西、北邊陲投注大量資源。穆王在位期間，多次與邊境民族發生衝突，與西北犬戎、西王母勢力，甚至

¹⁶ 不過張湛注解〈偃師造人〉卻有不同於作者的新理解：「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羸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這無異於間接肯定周穆王所言：「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巧匠透過高超技術創造出來的不只是人偶工藝品，也不是人形機器人，而可視作真正的人類。因此張湛才會認爲巧匠的極致工藝幾乎等同天地造化，人之靈能夠透過工匠技術降生。「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物之極致可以跨越生靈的界線，這是因爲物本有神主，這也是人偶能夠有靈的原因，不過尚需巧匠的技術才能轉化。也因爲如此，人之創造力才能與造化者達到同樣的高度。張湛注，《列子》，卷五，頁 17。

¹⁷ 《史記》，卷四，〈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年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 77-78。

¹⁸ 司馬遷，《史記》，卷四，頁 78。

是南方的荆、東南的越皆征戰不斷。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¹⁹雙方互動頻繁，除了外交活動，甚至偶爾也會兵戎相見。〈偃師造人〉便是取材包括正統的史書，以及接近神話傳說的《穆天子傳》一類故事，²⁰虛構出偃師獻技周穆王這段情節。

另外〈偃師造人〉提到「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的穆王寵妃「盛姬」，可能取材自《穆天子傳》第六卷的內容，第六卷記錄盛姬的身世：「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²¹盛姬相當受到穆王的寵愛，穆王不但提升盛姬家族的地位，還特地爲盛姬築臺。這位妃子卻不幸於途中病歿，「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²²穆王以皇后之禮葬之，²³「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²⁴由此可見穆王對盛姬念念不忘、情深義重。於是〈偃師造人〉作者巧妙地將她化於故事中，讓穆王偕同盛姬恩愛地觀賞偃師的精彩演出；也正因爲穆王深愛這名妃子，才使得後續吃醋大怒的情節更能打動讀者。

事實上，《穆天子傳》之類的史料對《列子》的影響並不止於〈偃師造人〉一篇。例如在《列子》中還記述了周穆王遊歷終北之國，另在西極化人的引領下作客於西王母的瑤池，²⁵以及西戎呈上鍬鋸劍、火浣布兩件奇寶。²⁶這些故事恰巧全都是周穆王和外族進行交流的經過，確實符合《穆天子傳》等文獻所陳述的歷史背景，無不帶有以史設幻的後設意味。

（三） 元素三：獨見創獲

〈偃師造人〉作者在援引〈佛說國王五人經〉的構想，和置入歷史題材之外，還加入了自己獨特的巧思，茲分析如下。

首先，觸怒穆王的偃師爲求自保，只好趕緊將倡者拆解，試圖證明它只不過是個人偶，以消解穆王心頭怒火。人偶裡面其實都是由皮革、木材、膠水、油漆，以及五彩顏料所製成的零件。周穆王仔細觀察，發現人偶體內藏有肝、膽、心、肺、脾、腎、腸、胃等器官，外部則有筋骨、關節、皮膚、汗毛、牙齒、頭髮。雖然都是假物，卻一應俱全。反觀〈佛說國王五人經〉只提到：「則拔一肩梏，

¹⁹ 這段引自《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王國維輯校，《竹書紀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54，同時收錄古竹本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頁 99。

²⁰ 《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親自率領軍隊，駕八駿之乘，威揚西土，巡遊崑崙之阿，祭拜黃帝。再往西行，最終抵達西王母之邦，與西王母把酒言歡，高歌唱和，盡興而歸。

²¹ 郭璞注，《穆天子傳》，卷六，頁 1。

²² 郭璞注，《穆天子傳》，卷六，頁 1。

²³ 《穆天子傳》：「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郭璞注，《穆天子傳》，卷六，頁 2。

²⁴ 郭璞注，《穆天子傳》，卷六，頁 5。

²⁵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郭璞注，《穆天子傳》，卷三，頁 1-2。故事可參閱《列子》卷三，〈西極化人〉。

²⁶ 故事可參閱《列子》卷五，〈鍬鋸劍與火浣布〉。

機關解落，碎散在地。」而且機關木人「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並未說明其身體構造。這意味著對〈佛說國王五人經〉作者而言，木人究竟是不是現實世界的產物並不重要，根本不必仔細著墨其原理組成。但〈偃師造人〉作者則特別在意於故事中的工藝技術表現是否具有可行性，鉅細靡遺地對人偶構造提出詳細的說明，筆調帶有誇大的虛構意味，卻又強調其中的真實性。

製造人偶的材料（皮革、木材、膠水、油漆等）反映了作者那個時代對於人造人應當如何構造的想像，若以現代觀點，這些材料根本無法使一個假人順利運作，遑論達到完美模擬人類的程度。然而在古人的想像中，利用這些材料，加上工匠神乎其技的巧手，理論上能夠製造出一個幾可亂真的人造人，不僅外表像人，內部構造也能夠與人無異，各式器官一應俱全。反之，現代科幻小說的普遍設定則是：一個依照人類形態製造的機器人，就算外在構造相當神似，甚至與人類毫無差異，內部也應該是精密的電子零件，並不會刻意模擬真人身上的器官。

其次，作者將周穆王刻畫成相當具有研究精神的角色，看到活動自如又栩栩如生的人偶，當場好奇心大發，做起了實驗。他命令偃師把人偶的心臟摘掉，結果它就不會說話了；接著把人工肝臟摘掉，人偶便失去了視力；最後摘掉人工腎臟，它的兩條腿就癱瘓了。穆王這才心悅誠服，讚嘆偃師巧奪天工，能以人力製造出足以亂真的人偶。若改用現代的話語來說，就是偃師製造了一個「五臟俱全」的人形機器人。

最後，「偃師」這位絕代工匠的大名亦有考究。現今河南省有偃師市，得名很早，《漢書·地理志》已記載偃師屬於河南郡二十二縣之一。²⁷清初《讀史方輿記要》猜測：「周武王伐紂，迴師息戎，因名偃師。秦屬三川郡，漢置縣，屬河南郡。晉并入洛陽。隋開皇十六年復置。」²⁸武王伐紂回師在西亳這個地方，開始停止用兵，偃息軍隊，因而得名。〈偃師造人〉中的工匠雖不一定和地名偃師有所關聯，但作者必定知曉這個「雷同」，有可能是刻意借用當時存在的地名，暗示這個寓言故事的歷史虛構性，表明自己無意在正史之外添油加醋。

〈偃師造人〉便是使用這類手法，在原有的歷史基礎上進行天馬行空的幻想，融合史實和虛構情節，創造出一位神乎其技的天才工匠偃師，和一個中國文獻記載中最古老的擬真人造人。這與吳承恩取材玄奘西行取經史實，加入神魔設幻的創作手法，寫成《西遊記》一書，在本質上實無二致。

²⁷ 《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 694。

²⁸ 清·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記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冊五，頁 2241。

四、 進階定位：科幻小說

從現代的文學研究觀點出發，能夠從〈偃師造人〉挖掘出更多有趣的議題，其豐富性可能超越了傳統上的理解。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偃師造人〉是一篇符合現代科幻小說標準的文學作品。

科幻小說英文稱作Science Fiction，在世界最權威的《科幻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一書中，這個條目前後橫跨四頁，²⁹由此可見其定義之分歧與多元。西方許多科幻名家如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海萊因(Robert Heinlein)，以及科幻理論家如耿恩(James Gunn)等人，都曾對科幻小說下過自己的定義，例如艾西莫夫所下的定義(之一)為：「科幻小說是文學的一支，主要致力於描述人類對科技變化所做出的反應。」³⁰臺灣作家林耀德也曾發表個人的科幻主張：「科幻小說是以科學因素加入創作內容的文學作品，而且必須成為情節進展的動力，絕非未來時空背景的出現或玄想冥思的幻念就能構成科幻小說。」³¹也就是說，架空的時空背景或是科技的差異性固然可以開展文本的虛構因子，但重點還是在於科學因素加入創作內容這個動作的實現，而這個觀點基本上已能將〈偃師造人〉定位成一篇科幻小說。

不過，正由於科幻並沒有一個普世公認的明確定義，在此我們避開定義的操作，改為從幾部具代表性的西方科幻小說裡，歸納出科幻創作的基本原則，將之稱為「科幻精神」，作為檢視〈偃師造人〉一文的標準。

首先分析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這本書之所以被公認是第一部科幻小說，在於主人公弗蘭肯斯坦取代了神的地位(本書書名英文原義為「弗蘭肯斯坦：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呼應了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用泥土造出人類的形體，再由雅典娜注入靈魂賦予生命)。作者以生物電這個概念置換了原先被歸於神秘範疇的未知能量，使得那個怪人成為人類所創造的生命個體。生物電(bioelectricity)起源自 1780 年代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研究，他利用青蛙屍體的腿部作實驗，腿部肌肉受電後會發生顫動、抽搐現象，使他猜想到動物肌肉本身便會產生電力，因而刺激肌肉收縮。伽伐尼的研究報告間接成為瑪麗·雪萊的靈感來源，使得科學怪人的誕生有了若干科學學理的依據和可能性。縱使生物電的

²⁹ Clute, John and Nicholls, Peter.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USA: St. Martin's Press, 1995, p.311-314. 科幻定義(DEFINITIONS OF SF)這個條目十分詳盡，其中包括美國兩位「科幻教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和約翰·坎伯(John W. Campbell)對科幻所下的定義。

³⁰ 原文"Science fiction can be defined as that branch of literature which deals with the reaction of human beings to chang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mov, Isaac. "How Easy to See the Future!" In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 Garden City, USA: Doubleday, 1981, p.76. 原始出處 *Natural History*, April, 1975.

³¹ 林耀德，〈台灣當代科幻文學下〉，《幼獅文藝》，1993年8月，頁46。

研究當時尚在起步階段，使動物肌肉顫動也絕對不等於重新賦予生命，但這中間被作者掩蓋而未清楚說明的跨度便是小說的幻想成分。

第二個例子是法國作家凡爾納(Jules Verne)1865年發表的科幻小說《從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這部作品敘述美國南北戰爭後，一群美國人企圖征服月球，將月球變成美國國土的一部分。問題在於要用什麼方法登陸月球？或者說，在1865年那個時代，到底有哪些科技能夠支撐從地球飛往月球的想像呢？凡爾納使用的方法非常特別，既非熱氣球，亦不是飛船，而是應用砲彈飛行的科學，也就是當時已經相當成熟的彈道學，利用九百英尺的巨砲將載具(中空砲彈)發射到太空去。凡爾納的想像雖然原則上可行，卻有太多的細節需要修正，例如人類無法承受巨大加速度等等。但無論如何，凡爾納利用當時所能掌握的科學資料，加入自由聯想的設幻機能進行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足以說服當時讀者的科學臆測。

在上述兩個例子裡，科學的時代性雖然會給科幻文類帶來限制，但同時也會催化預測的效果。以《科學怪人》為例，生物電便是作者當時的科學極限，如果是現代科幻作品，應當會以基因工程或仿生技術作為寫作的根據基礎。但以電力賦予屍體生命的方法，已超出當時生物電科技所能解釋的範圍，只能看作是科學的大膽延伸。同理，《從地球到月球》使用的奔月巨砲，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荒謬且不可思議的，但是因為有著科學時代性的限制，凡爾納只能就當時既有的科學水準作合理的推估，將彈道學延伸許多倍，以帶有預測未來科技的意圖來構思這篇小說。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美國科幻名家艾西莫夫於1950年出版的《我，機器人》(I, Robot)，故事中，指揮機器人運作自如的機制稱作正子腦，正子腦中一律裝載著所謂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然而正子腦純屬虛構，和真實的電腦結構全然無關(「正子」雖然真有其物，但在真實世界中，至今未被用於電腦科學)。艾西莫夫在另一篇中篇小說〈雙百人〉(The Bicentennial Man)中，曾藉著筆下人物特別聲明：「機器人學並非一門精確的學問，馬丁先生。我無法對你詳加解釋，但設計正子徑路的相關數學太過複雜，頂多只能允許近似解。自然，由於我們把三大法則的內容建構得鉅細靡遺，這方面不會有任何爭議。」³²電腦的體積不斷縮小，在艾西莫夫筆下已經可以裝進人形機器人的體內運作，這是艾西莫夫對於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和技術所做的延伸與預測。但他又巧妙地一筆帶過正子腦構造，僅表現由正子腦主導的機器人得以運作的科技結果，將真實的科學與虛構的幻想融於一爐。由此可見科幻作家經常在當時當代科學的限制下，運用設幻手法，來突破這層侷限，點燃有趣的創意發想。

透過以上幾則經典科幻小說的討論，包括科學時代性的問題，以及科學因素

³²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葉李華譯，《艾西莫夫機器人故事全集》(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9)，頁604-605。

如何進入幻想文學的創作機制，我們得以將科幻精神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

- (一) 文本內容既要腳踏實地，又要天馬行空。
- (二) 科幻元素需結合當時當代的科技並延伸之。
- (三) 科幻元素一定有不必要也不容解釋的成分。

第一點是科幻小說最基礎的核心規範：科學與幻想並行，兩個要素缺一不可。小說文本若是只有腳踏實地的科學成分，只能歸類為科學小說；若毫無科學成分，僅做天馬行空的幻想，則應稱作幻想小說或奇幻小說。第二點強調科學的時代性，對科幻文類作進一步的限制。第三點是對於「科學」和「幻想」相容方式的補充，既然科幻是將當時當代的科技加以延伸，那麼延伸或預測的方式必然用到作者設定的幻想手法，這些手法自然不容解釋。科學與幻想便在此一核心點融為一體，蘊含三大法則的正子腦機器人便是最好的例子。換言之，科幻是一種文學創作，而創作的自由度遠大於寫實的要求；科學只是一種元素，幻想中的「科」雖憑依著現實的科學或科技，卻可能超越現階段所能預測的限度。

以我們所歸納的這三項科幻精神，回頭檢視〈偃師造人〉的文本意義，則不難發現，若說〈偃師造人〉是對〈佛說國王五人經〉機關木人故事的承襲與改造——將佛經譯作改動，並融合屬於中原地區的歷史及思維，以合乎《列子》的道家義理，那麼這些改動反而更加突顯〈偃師造人〉是一篇道地的科幻小說。

在〈佛說國王五人經〉中，王子拆解人偶後，國王驚愕讚嘆一番，故事就結束了。但〈偃師造人〉則不同，被偃師拆解又重組後，人偶復如初見，卻引發了周穆王的好奇心，著手研究人偶的構造。兩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差異，反而決定科幻精神的發揮與否。穆王研究人偶功能的段落如何展現科幻精神呢？〈偃師造人〉敘述：「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³³然而，人偶的人造心臟和語言能力有關，人造肝臟和視力有關，而人造腎臟和行動能力有關，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事實上，作者在構思這段情節時是有所本的，所根據的是他那個時代的醫學，也就是所謂的中醫理論。〈偃師造人〉確切依據的醫學資料並不可考，但我們在流傳至今、影響甚鉅的傳統醫書中，仍然能找到完全相同的醫學理論。

例如大約成書於漢初的《黃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提出：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³⁴

漢初陰陽學說盛行，習慣以陰陽五行對應萬事萬物，甚至是人體器官，《黃帝內

³³ 張湛注，《列子》，卷五，頁 17。

³⁴ 唐·王冰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書集成 90 輯，古今醫統正脈全書第一函，明王肯堂輯清光緒刊本），內經卷二，頁 5-6。

經》便稱五臟對應四方、季節、顏色、味道，於是身體的整體結構便能夠與天地呼應，成爲一個天人合一的宇宙整體。在中國古代醫學的理解中，肝臟與眼睛是互通的，在內爲肝，外通於目；而心臟與舌頭也有相同的聯繫，所以肝臟會影響視覺，心臟會影響語言功能。〈偃師造人〉提到的：「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就說得通了。

此外，《黃帝內經·宣明五氣》：「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³⁵這裡所講的是內部臟器與外部組織或器官的對應關係；中國古代醫學認爲五臟居核心地位，不僅擁有自己的功能，同時支配著身體外部組織和器官的運作。因此腎臟支配骨骼發展，等於控制了人的行動能力，與「廢其腎，則足不能步」之概念完全吻合。這就意味著〈偃師造人〉不但使用了作者當時當代的醫學理論作爲科學依據，而且還從人體延伸到人形木偶的製作原理。無論任何時代，醫學皆爲腳踏實地的實用科學，古代中醫的理論亦不例外。至於人體醫學爲何能運用在人偶身上，這種延伸便屬於不可知也不容解釋的幻想元素了。反之，〈佛說國王五人經〉並未提及任何科學成分，有的僅是工匠巧心獨具的成果，故事只出現神奇的人偶和神奇的匠人，並未利用科學成分作爲推動情節的動力，自然只能歸類爲單純的幻想故事。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對中國古典文學而言，「科幻文類」或許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但「科幻精神」卻不一定全然被隔絕於外。在傳統俠義小說中，飛簷走壁其實就是人體科學的延伸，亦即在氣功、武學的現實基礎上進行超乎現實的幻想。以此觀之，能工巧匠的故事有著異曲同工的發揮方式，傳說諸葛亮造木牛流馬，班輸造木鵲、雲梯，其真實性雖至今仍爭論不休，卻早已成爲工匠技藝的文化象徵。〈偃師造人〉最後一段加入了班輸、墨翟等中國古代工匠事蹟，目的不外是將佛經中常見的機關木人與中國傳統工藝技術相互比較。這種寫作方式能夠召喚出讀者熟悉的能工巧匠文化，將偃師納入中國固有的、古老的工匠領域。就像俠義、武俠小說對中國武術的發揚，工匠傳統同樣是透過傳說和故事來維繫獨特的神秘性，以及建構神乎其技、超越凡人的工藝文化象徵。舉凡機關術、木甲術等，皆爲融合真實技術與幻想成分，形塑出中國淵遠流長、半真半假的虛構工匠傳統。〈偃師造人〉作者正是透過東門賈、禽滑釐聽聞偃師事蹟的行動，一方面將偃師定位於傳統之中，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五、 結語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偃師造人〉的內容分解成三大元素，即「因襲佛典」、「取材正史」及「獨見創獲」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分析。結果顯而易見，前兩個元

³⁵ 唐·王冰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內經卷七，頁 14。

素造就了一篇幻想小說，但由於作者的獨見創獲，例如讓主人公臨時起意做了三個實事求是的實驗，以及延伸中醫理論解釋人偶的內部機制等，使得這個故事脫胎換骨，成爲一篇富含科幻精神的短篇小說。至於其核心科幻因素，以今日觀點一言蔽之，就是偃師造出一個「五臟俱全」的人形機器人——如此破天荒的驚人想像，居然出現在至少有一千六百年歷史的作品中，著實令人驚嘆。

由此可見，單以「科幻精神」角度觀之，〈偃師造人〉無疑已是短篇科幻小說的佳作。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無論是時空背景（周穆王西巡歸國途中），或是人物刻畫（西域巧匠令周天子嘆爲觀止、令班輸和墨翟自嘆不如），處處透出中華文化的本土特色，因此縱有〈佛說國王五人經〉的明顯影子，並不減損它在文學與科幻上的原創性。

主要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1.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2. 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3. 晉·張湛注，《列子》（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版，據明世德堂本校刊，1970）。
4.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臺北：中華書局，1965，四部備要史部，平津館本校刊聚珍傲宋版）。
5. 唐·王冰注，《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書集成 90 輯，古今醫統正脈全書第一函，明王肯堂輯清光緒刊本）。
6.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書集成，初編，52 輯，守山閣叢書）。
7. 清·顧祖禹著，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8. 王國維輯校，《竹書紀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54，同時收錄古竹本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9.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二、 近人論著

1. 季羨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林耀德，〈台灣當代科幻文學上〉，《幼獅文藝》，1993 年 7 月，頁 42-48。
3. 林耀德，〈台灣當代科幻文學下〉，《幼獅文藝》，1993 年 8 月，頁 44-47。
4. 范伯群、孔慶東主編，《大眾文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0）。
5. 馬振方，〈《列子》寓意文體辨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 5 期（2009.9），頁 82-90。
6.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
7. 蕭登福，《列子探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8. 譚家健，〈《列子》的科學猜測與幻想〉，《中國國學》第 26 期（1998.11），頁 21-31。
9. 譚家健，〈《列子》的科學猜想〉，《遼寧大學學報》第 158 期（1999 年 4 期），頁 72-78。
10. 饒忠華主編，《中國科幻小說大全》（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1. 嚴靈峯，《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時報出版社，1983）。
12.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葉李華譯，《艾西莫夫機器人故事全集》（臺

北：貓頭鷹出版社，2009)。

13. Aldiss, Bliss. "The Origins of the Species: Mary Shelley." In *Billion Year Spree: The Tru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Garden City, USA: Doubleday, 1973.
14. Asimov, Issac. "How Easy to See the Future!" In *Asimov on Science Fiction*. Garden City, USA: Doubleday, 1981.
15. Clute, John and Nicholls, Peter.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USA: St. Martin's Press, 1995.